


書

新刊書大將傳卷四十四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登元祐六年進士第靖康元年命知磁州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還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乃假神以留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珓廟有馬是（雖宗之巧亦見南渡者天也）夜果銜車輦等物以塞去路宗澤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乃止不往金人破真定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

從京城遣齎蠟封至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轉戰而東敵益

生兵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夜設伏金人復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康王即位于南京澤入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

地之議澤上疏其畧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願躬冒矢石爲諸將先澤時年以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薦澤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

居盜賊縱横澤至首捕誅舍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
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屛息民賴以安王善
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乗欲據京城澤單
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
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
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作降時有楊進號沒角牛兵
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千往來京
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皆遣人悉招降之金遣
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

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眞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澤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

[illegible]河鱗夾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奪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惜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

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爲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兀术渡河謀攻汴諸將爭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惶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

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羣盜丁進降
進既受閤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部屯京
城往參澤將士疑之請以甲士衛澤曰正當披心待
之耳及進至澤拊勞待之如故吏翼日請澤詣其壁
澤許之進益感畏金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
步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
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語之曰不勝
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
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

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飢困窮今河東不從敵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

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眞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澤因是盡得敵之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隆爲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金人圍磁急世隆乃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乙卯世隆入拜

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隳沒
耶命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
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
以雪耻矣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誠為
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
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人刼者八人過其壘海
怒而斷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
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
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

海于市見者皆㥘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于天津橋澤出片紙（又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覷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之言必稱宗爺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澤選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金賊刷君父之恥即給貲糧遣之賜以公憑俟官軍渡河爲信又爲檄文散示陷沒州縣爲公據付中國破虜濟北之人澤謂今日事可舉矣俟回鑾當以身先故請歸

京尤九辛卯金人分道渡河詔遣統制韓世忠王𤫊
侍衛閻勍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
等援之澤即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取懷
衛濬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陵寢馬擴等
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
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
啻百萬契丹見亦必同心殲殄乞朝廷遣使聲言立
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虜情遣知幾辯博之
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掎蕩

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疏入不報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爲潛善等所抑因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翼日風雨晝晦澤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以杜充爲開封尹東京留守澤子頴居戎幕素得士心自宗澤卒

數日間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于朝以賴繼死任會命充留守充盡反澤所爲頗失人心擾攘爭之不得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爲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中原不守

○岳飛

岳飛字鵬擧湯陰人也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先隸留守宗澤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

心澤是其言建炎元年飛上書數千言謂陛下已登
大寶而勤王之師日集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
意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書聞以越職
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
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
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
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憑據要衝
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
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

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飛引兵益北戰太行山下擒金將拓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二年宗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充將還建康飛曰今一舉足此地便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充守建康金兵至充迎降建康失守元

术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來降之四年兀术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金兵自相攻擊兀术奔淮西遂復建康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連兵數萬圍江州久未解招討使張俊請與飛楊沂中分道進討賊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筠江之間俊急趨之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令沂中繼生

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追奔至鈞州賊背鈞河而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俊以精騎數千援沂中使夜銜枚渡鈞河出西山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及戰飛設伏遣紅羅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俊亦以步兵鏖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後馳下賊駭亂退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賊大敗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寇江西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

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親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飛初過盧陵託宿廛市質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師行將絕謁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紹興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飛入賀州連破其砦成走宣撫司時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瘍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度吉

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諸郡帝復專命飛討平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飛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飛奏襄陽六郡爲恢復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

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
鎗而斃後騎皆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
進復鄧州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移屯鄂命招
捕楊么或謂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
常顧用之何如耳飛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黄佐曰
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遂降飛表授
佐爲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其背曰子知逆順者
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
擒之可勸者招之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

軍士至潭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
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果襲周
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佐武功大
夫統制會召浚還飛袖小圖以示浚曰已有定畫都
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也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
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若
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八日
之內當俘諸酋浚壯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
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遂表授欽爲

武義大夫禮遇之甚厚復遣欽入湖中欽說余端劉詵等亦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猶負固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令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且行且罵賊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么投水中皐擒斬么餘酋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

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筭也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乃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飛置司襄陽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帝慮俊光世不足任而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疾甚聞詔即日啟

行未至而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也七年入見赴行在帝因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

稱善飛數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帝荅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閤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詔諸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

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必爭（與說之郭令公當必有相拔者矣）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益胡說）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後酈瓊果

叛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何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八年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

謀國不臧恐始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
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
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
功行賞取笑敵人二詔不受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
告急飛乃遣王貴牛皐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
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
河東北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
以闞中原未幾諸將相繼奏捷飛自以輕騎駐郾城
兵勢甚銳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

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尸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兵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又戰敗之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與戰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

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术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孛堇兀术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又戰皆捷中原大震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术遁還先是紹興五年飛令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壘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舉衆來歸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牛載糗糧以餽義軍焚香迎

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术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禁衛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牓。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請張俊。楊沂中等先歸。而後言飛軍不可久

不必說到此。真不中節矣。真堪慟哭。

畱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畱哭聲震野飛畱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此書生見在庚先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飛既假假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十一年

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行師至廬州金兵望風遁去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金人攻淮西俊始不

敦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俊益[illegible]

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

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訹飛飛不爲止帝

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

朝反倡言飛逗留不進以乏餉爲辭及是飛視世忠

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不肯會世

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訪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

至生事訪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誣世忠

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

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
檜初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
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
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
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
終梗和議已事不成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萬俟
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
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初
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

深入膚理既而眡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陛命萬俟
卨卨入臺月餘無擬遂上於是飛以衆證坐死時年三
十九憲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天下冤之獄之將
上也韓世忠詰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憲書雖不
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時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諸
酋聞其死皆酌酒相賀或問飛天下何時太平飛曰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每休舍課將士
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

者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人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平生好賢禮士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萬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淳熙六年謚武穆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

震霆

韓世忠

韓世忠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平之淵歎曰眞萬人敵也欽宗即位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附之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

烈士多如此

進則勝退則必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必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及苗傅劉正彦謀反世忠以所部發平江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皆爲傅所質丞相朱勝非紿傅曰今若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悉安矣於是白太后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前迓世

忠梁氏疾驅而出會世忠於秀州於是世忠下令軍中曰今日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以故士皆用命賊遂敗傅正彥擁精兵開湧金門遁去世忠馳入高宗步至宮門握其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復自衢信追賊至漁梁驛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至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以賜世忠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大治

舟艦欲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乃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矣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金請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太一孛堇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勇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與世忠一會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請

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風息則出海有風則止蓋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祭天次日風止乃以小舟縱火矢如雨下孫世詢嚴允皆戰歿因得絶江遁去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先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

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相拒四十八日而敗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時江湖賊多而廣西賊曹成又擁衆在郴邵世忠既平閩寇范汝爲復旋師永嘉招成降之得其戰士八萬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世忠始至欲急擊之宣撫使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請期半月而報捷遂大破賊斬忠首湖南悉平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

侵世忠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
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
撤炊爨紿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即上
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
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良臣至金聶兒孛謹聞
世忠師退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
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
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
上揕人胸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

斸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旼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鵶口擒女眞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設水軍夾河陣日與金人十三戰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之復俘生女眞及千戶等世忠仍親追至淮金人驚潰自相蹈藉溺死捷聞羣臣入賀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六年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世忠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鎭已而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

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徒屯鎮江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因秦檜欲收三大將權拜世忠爲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朝世忠旣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二十一年八月卒孝宗朝追封蘄王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嗜義輕財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狻

猊盝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強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可憐箭瘢如刻畫然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賜世忠因號其莊曰旌忠益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甚喜故特賜之

○吳玠吳璘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隊將從討方臘破之遷

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畧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命玠爲前鋒進據清溪嶺、逆擊大破之三年、宣撫使張浚巡關陜、叅議軍事劉子羽誦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悅、即授玠統制、以弟璘掌帳前親兵、尋以玠爲秦鳳副摠管、兼知鳳翔府、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决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敝而乘之、及次富平、浚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

巳而敵衆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
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與弟璘收保散關
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
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
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紹興
元年金將没立自鳳翔别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
關約日俱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來索
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
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没立方攻箭筈

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東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北謀必欲取玠十月復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强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絶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絶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遂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剃其鬚髯而遁二年命玠兼宣撫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將復出奇來取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

以綴闊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二月長驅趣洋漢與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命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旣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乃募敢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以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犇金者道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瞰

不濟處

饒風諸軍不支遂潰而敵遂入洋州玠乃退保西縣子羽退保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至是金人雖幸深入而饋餉不繼乃殺馬及兩河軍士以食子羽與玠因而腹背要擊死傷者過半疫癘大作金人乃引還子羽玠又追襲其後金人墮淵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初金人謂玠在西邊故乘險而東不虞玠卒然馳至故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也

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

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玠使人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翼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

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因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攜孥來劉夔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矣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陞定國軍承宣使六年兼營田大使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

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及謂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玠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璘謂胡世將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輙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葢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葢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

乎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illegible]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方當乎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嘗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謂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有刺客萬一或有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玠謝曰誠如君言然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爲宣撫玠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也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

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守陝既而朝廷復以胡世將爲四川制置宣撫司事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有參謀

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儒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以驍騎擊走之其後三將及女眞百十有七人又與金統軍胡盞習不祝戰剡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禦賊時世將問璘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

運佚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計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夜半璘遣仲及王彥銜枚截坡與二將約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

曰敗矣胡盞善戰璘挑與戰用疊陣法[illegible]
裹駐馬而麾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餘胡[illegible]
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而朝廷已有驛書詔
璘班師矣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
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
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
玠卒年六十六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
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王剛中嘗談劉錡
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

能當逆亮也璘竊憂之剛中不以爲然鏑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其反短制長之策亦是要在審蕃漢之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以勁弓强弩制其重甲以遠尅近强制弱制其弓矢布陣之法以步軍爲陣心翼以馬軍爲左右肋而拒馬布兩肋之間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紹定六年朝廷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將劉儀領壯士二百來降珙詢知其虛實即遣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是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殆盡是夜壯士楊清王建等亦擒王子山砦護帳軍皆酣寢建入帳中斬金小元帥首囊佩之復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侯里砦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先令樊文彬奪岵山駐軍其下前設伏後遮歸路已而

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大潰薄暮進軍小水河約以明日侵辰進攻石穴九砦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俱破仙遂與五六騎遯去降其衆七萬獲甲兵無筭還軍襄陽轉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兼知黃州時元兵攻襄陽隨荆門郢守將皆委郡去江陵危急詔珙援之珙乃先遣張順渡江然後以全師繼其後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

邑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凡破砦二
十四嘉熙元年授郢州諸軍都統制元將忒没解入
漢陽境口溫不花入淮甸蘄舒光守臣以州降因合
三郡之兵來攻黃珙入城指畫戰守卒全其城陞制
置使兼知岳州乃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復郢
州荆門軍又復信陽軍遂復襄陽初詔珙收復京襄
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
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
畧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

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之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三層會諜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撓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乃制拜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珙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

請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淳祐四年兼知江陵府五年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盍自城以東古嶺先峰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修復內隘十一處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蓋節制之兵有能之將也終于江陵惜哉臨終歎曰

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拱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拱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游客老校退卒一以恩義撫接咸不知其名位之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凛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賛又通佛學自號無菴居士

藏書大將傳卷四十四